

2

尴尬的上门女婿



《侯卫东官场笔记 2》

◆出版社: 凤凰出版社
◆作者: 小桥老树

《侯卫东官场笔记 2》中,侯卫东当上副镇长后,立刻陷入了新的困境,不断面临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。先是挑战农村殡葬改革,接着是整顿牵扯多方利益的基金会,一次比一次艰巨,一次比一次难搞……

一对中年男女面无表情地坐在沙发上。侯卫东进屋放下箱子以后,恭敬地做起了自我介绍:“张叔叔,陈阿姨,你们好,我叫侯卫东,是小佳的同学。”

中年夫妻抱着手,没有拒绝侯卫东进屋,却也没有给他好脸色看。侯卫东做完自我介绍以后,夫妻俩仍然不发一语,让他尴尬地站在客厅里。

等到侯卫东坐下之后,小佳递了一杯水过来。喝了一口凉水,侯卫东快要燃起来的心肺舒服了许多。他从裤子口袋里取过红塔山,抽了一支出来,递给坐在沙发上的小佳爸爸,道:“张叔,抽烟。”

张远征是资深烟民,他靠在沙发上,瞟了一下香烟牌子,见是红塔山,心道:“这小子抽的烟,比我的还要好,这些学生大手大脚花家长的钱,真是不懂事。”他扭头看了一眼妻子陈庆蓉,见陈庆蓉盯着电视,没有反对,也没有赞成。再看了看女儿殷切的目光,便接过了侯卫东递上来的红塔山。

张远征点了火,暗道:“这个男孩子从相貌到谈吐都还不错,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。只可惜他分到益

杨县,冲着这一点,他就不可能成为乘龙快婿。”

小佳是独女,分配到沙州建委所属的园林所。张远征夫妻俩为了小佳的分配已经充分调动了所有的关系,身心疲惫,实在没有能力再办一个从益杨到沙州的调动。

陈庆蓉突然站起身来,她走到窗边,重手重脚地打开了一扇窗户,弄得声音震天,道:“抽、抽、抽,咯得要吐血了,还要抽,迟早要抽死你。”她把窗户打开以后,又坐回到沙发中,对着张远征道:“不准在屋里抽烟,要抽到屋外去抽。”

她不能接受女儿嫁给益杨人,是源于自己的经历。年轻时,陈庆蓉和张远征曾经两地分居十二年。这十二年分居生活,给这对夫妻留下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。他们要保护还没有经历过社会磨炼的女儿,免得女儿因为选择错误,留下永远不能弥补的伤痛。

陈庆蓉声音有些沙,问侯卫东道:“毕业了,你分到哪里?”其实小佳进屋之时,已将几个关键问题给她讲了。只是这种问话,有时就要明知故问。

侯卫东老老实实地道:“今年

益杨县从大学毕业生中选了一批学生充实到乡镇,锻炼几年就进县机关。我想这是一个机会,就参加了考试。考了第二名,具体分到哪里还不清楚。”

陈庆蓉脸色阴了下来,道:“我和小佳爸爸两地分居多年,小佳小时候只能放在婆婆爷爷身边,好不容易才团圆。我们不希望小佳也过两地分居的日子,不会同意小佳离开沙州。你是大学生,希望能够体谅父母的难处。”

这种情况,侯卫东早就料到了。当话真的挑明时,心、肝、肺就如被一只大手捏碎,半天都说不出话来。他挺了挺胸膛,道:“今天给你们添麻烦了,我告辞了。”小佳没有想到事情会演变成这样,她顾不得父母在身边,拉着侯卫东的胳膊,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侯卫东冷静地道:“阿姨,我和小佳说两句话,可以吗?”

陈庆蓉故意冷着脸,点点头道:“你们到里屋去谈吧。”

侯卫东进了里屋,用背抵住房门,紧紧抱住了小佳。

小佳眼中有一种豁出去的神情,在侯卫东耳边道:“你发誓,无

论什么情况,都不准离开我。”

“我发誓,我们永远在一起。”

陈庆蓉见两人进了小屋许久都不出来,怕两人出意外,走到门口,道:“小佳,快一点,再晚就没有回益杨的车了。”

等小佳收拾好,侯卫东坚定地道:“小佳,我们不能放弃,你等着我,我一定要想办法来沙州。”小佳对侯卫东充满了信心,狠狠地点了点头,道:“这里收信不方便,还是按着老地方给我寄信。记住,必须写,不许偷懒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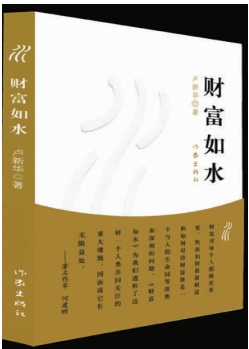
益杨县人事局在县政府三楼。侯卫东抬头挺胸朝县政府走去,到了三楼。侯卫东看着一排办公室,显得有些迷惑。他观察了一会儿,来到了写着“办公室”的房间,走了进去。

局办公室有两张桌子,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位年轻人。从气质来看,侯卫东估计他也是这两年的毕业生。另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同志,挺认真地看着报纸。

几个办事的都集中在年轻人桌子前,年轻人一边问话一边在纸上写着什么,侯卫东见年轻人一时完不成,来到了女同志的桌前,问道:“同志,同一件事。”

那个女同志头都没有抬,仍然盯着报纸。

25



《财富如水》

◆出版社: 作家出版社
◆作者: 卢新华

《财富如水》一书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引领者,“伤痕文学”运动的创始人,著名作家卢新华先生最新力作。作者站在东西方哲学和历史的高度,以赌场生活作为切入点,细心审视、考察、分析和研究了财富所具备的水一般的特征和性质。

《红楼梦》一书中,有一位叫贾雨村的,发迹前有一天饭后信步,曾至一山环水旋,茂林修竹之处,见一门巷倾颓、墙垣剥落的“智通寺”门旁有一副旧破的对联云:“身后有余忘缩手,眼前无路想回头。”

贾雨村当时并不很在意,待后来自己也犯了“婪索”的案件,一个筋斗栽下来,才真正明白这副对联“文虽甚浅,其意则深。”

我在上海认识一位企业家兼慈善家孙先生,他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:“人的能力有大小,聚敛的财富也有多寡,但你最好能拿出至少五分之一捐赠出去。因为那部分财富本质上并不属于你。你不捐出去,它也会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从你的手中流出去的。”他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玄,反映出的却是一种大海“自度度人”、“自觉觉他”的“大乘”精神。同时,他也在无意中道出了人类财富聚集、流动、蒸发、冻结过程中,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“五分之一律法”现象。

犹太教“上帝的律法”也称:应该捐出你财产的十分之一。

其实,“五分之一律法”也好,“十分之一律法”也好,那只是一个虚数,是因时、因地、因人、因企业、因国家而异的。有时可以是十五分

“五分之一律法”

之一,二十分之一,有时也可能是三分之一,二分之一,就像大海夏天时可能会蒸发得快一些,冬天则蒸发得慢一些,而朝阳的湖泊会蒸发得多一些,背阴的江河则蒸发得少一些一样。但总的精神却是“蒸发”或“挥发”,是“散”或“捐”。这不仅是不够的,同时还是必然的。对于一个社会、一个企业和一个个人而言,在基本满足了生理需求,并建立、健全了安全保障系统,且留出了用于发展的资金后,如果还不考虑将自己剩余财富中的一部分“散”出去或“捐”出去,帮助他国或他人发展,自身也就不可能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。这也是佛教文化中通常所倡导的“同体大悲”的道理和精神。

所以,一个建立在以“散财”为常态的基础上的社会,一定会是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;一个建立在以“散财”为常态的基础上的人生,也一定会是一个健康富足的人生。

而“散财”之举从某种意义上说,也是以“五分之一律法”为依据,以人类同情心和道德心为出发点,以人类看不见的另一只“看不见的手”。这只

“手”在人类经济活动中,正成为一种越来越活跃,越来越接近于起支配作用的因素。尤其当天灾人祸发生后,一方有难,八方相助,企业捐款,演员义演,全民相助……构成一幅壮观而精美的“财富之水良性循环《清明上河图》”。

我这些年回故里多了,也常常遇到一些民间放生组织,一到周末或节假日,天尚蒙蒙亮,便活跃在菜市场和水产品市场,买下大量活物去江边放生。我曾有幸参加过好几次这样的活动,发现放生的活物中最常见的有蛇类、鸟类、龟类、鱼类、青蛙类和螺蛳类。那些乌龟,返回大自然后,有的还会不时浮出水面,恋恋不舍地向放生的人群点头致意。有一次,我也亲手释放过一只五彩斑斓的漂亮野鸡,那野鸡初时惊恐万状,慌不择路逃向远方,后来又飞回我身边久久盘旋,似乎不忍离去。

故每次参加“放生”,总让我联想到这也是一种更高意义和更高境界上的“散财”之举。而每当我品味着那些放生者面部和善而愉悦的笑容时,心中也感慨万千。因为比较起我在大都市地铁中、公交车

上、证券市场里所看到那种千篇一律的焦虑的神色,那笑意实在难得,而且久违了。

散财不仅可以聚财,有时甚至还可以救命的。

我妻子的外公,早年曾是远近闻名、富甲一方的地主。但从他这一代开始,家境却逐渐衰落。乡邻议论起来,轻了说他不会理财,重了说他“滥好人”,太爱“散财”,是个“败家子”。有佃户缴不上租,他从不催缴;有人欠债,他从不催还;但远近有人有困难向他开口借钱,请求帮助,他则来者不拒,总是尽力相帮。遇上灾年,他更是第一个开“粥棚”救济灾民。就是这样一个“滥好人”,因为在地主出身,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和“镇压反革命”运动中也曾遇到了很大的麻烦,有一次甚至被押上刑场执行枪决,未料只是拉去“陪绑”,旋即便被放回家中。后来才知道,在讨论要不要杀他的会议上,他的“散财”和“滥好人”的名声竟然软化了革命队伍中许多当权者的阶级立场,使他们动了恻隐之心,以至于救了他一命。

22

故事的结局与你我想像不同



《心 术》

◆出版社: 世纪出版集团
上海人民出版社
◆作者: 六六

《心术》以上海某知名医院的脑外科医生郑艾平的第一人称视角切入,刻画了一群努力成为好医生,而又不得不面临社会现实考验的年轻医生形象。揭示出在当代中国医患关系中,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,都不能简单地用白纸黑字来定义。

吕医生一面让我们维持呼吸系统、保持血压,一面跟大师兄和嫂子商量,不行就强行摘个肾给南南用上。“已经没有用的肾,为什么不能给孩子造福?我们自己治病救人,却眼看着孩子死去!大不了我坐牢!大不了从此以后不当医生!”

嫂子已经完全没了主张,我是感觉她内心里是愿意承担随之而来的后果的。

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这个小病人是我收治的,万一最终被家长发现少了个肾,我的职业生涯也就完了。

唉!完就完了吧!现在医生这行业,对于我,也是个鸡肋,食之无味,弃之可惜。真到了逼迫我决断的时候,真的不让我做下去,不做也罢。未尝不是解脱。

我跟大师兄说,做吧!哪怕把南南当病患,这也是正确的事情。

大师兄想半天说:“不行。”

嫂子当场瘫倒,幸亏吕医生一把搀扶住。

吕医生劝大师兄带嫂子回家。

吕医生自己不走,站在那个已经脑死的孩子身边看。我知道他依旧不死心。

中国人千年的观念很难改变,入土为安,留全尸。其实已经不需要了,为什么不赠予他人呢?也许我站着说话不腰疼,我只是个局外人,看任何事情的眼光都是客观理智的。如果躺在床上的是我的孩子……上帝保佑,阿弥陀佛。但我想我自己是学医的,我可以做到。

我们准备拔管了,外面哭声一片。

吕医生一把抓住我的手说:“等一下。”

他迅速给嫂子打了个电话,让嫂子把大师兄麻倒,把女儿运到医院来。他说,他现在过去接孩子。

他拉住我拔管的手说,拜托了。

好。我等着。

我的确不想做医生了。至少

我的医生生涯终结在我认为正确的事情上。

4月21日

我最终还是坐在医生这个位子上。

故事的结局与你我想像不同。

我在病房里等了四个钟头,最后等来了大师兄。

是大师兄亲自拔的管。拔管的那一刻,我甚至看不出他是伤神还是痛苦,非常冷静。

大师兄说:“谢谢你们。”

大师兄请了年假,在家陪伴两个病人。嫂子也倒下了。

二师兄回来以后听到这个事情,就扔俩字:“鄙视。”

过一会儿,他恨恨地说:“沾名钓誉的家伙。整天就想他自己,面子上无比伪善,对这个好对那个好,就是对自己的亲人恶毒。这种男人,可以休矣。当年,嫂子怎么看上这个家伙的?”

我有时候也在想,大师兄莫不是真打算奔着圣人的目标去了。圣人都是孤家寡人。等他的

女儿一命呜呼,他的女人离他而去,他就离圣人不远了。老大有点太不食人间烟火了,真如二师兄所说,像个橡皮人,或者伪君子。

而且我也不再相信因果报应一说。大师兄对那么多病人心存善念,施以援手,却不见在关键时刻上演电影里戏剧化的一幕,诸如天上纷纷掉肾脏,随便抓一个就和南南配。

4月27日

大师兄回来了,很沉默。我们这个组原本玩笑惯的,现在看到大师兄基本都不说话。

昨天做手术,我问大师兄:“南南现在怎么样?”

他只说:“不好。”

我问他大约还能撑多久。他答,如果到南南走,都没有机会的话,他就不再做医生了。我没控制住自己,突然冒出一句:“你是有机会的,你自己放弃了。”

大师兄说:“我做不到。我下不了手。那个孩子,跟南南差不多年纪,我感觉在偷属于他父母的珍宝。”

“可是,那个孩子已经死了。你我都知道那是无可挽回的事实。为什么不能在最后时分给其他孩子造福呢?”